

地方特色文化丛

书

▲永川经纬
▲人物春秋
▲文物博物
▲文坛艺苑
▲体坛风采
▲教育华章
▲民俗风情
▲茶风竹韵
▲旅游观光

永川风华

《永川风华》编纂委员会

下

地方特色文化丛书

永川风华

胡际权



下册

《永川风华》编纂委员会

2010年4月

地方特色文化丛书

《永川風華》编纂委员会

永川华声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32.7 千字

印数 1 —— 2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准印证号：005689

《永川风华》编纂委员会

封面题字 胡际权

主 任 胡际权

副 主 任 蒋又一 陈友鹏 肖坤华

委 员 宁光贤 许 宁 张 华 陈 智 郑予琳 张 健

张正元 刘革敏 马玉平 陈 军 袁心常 邹光明

王成虎 唐仕德 曹 伟 吴治华

主 编 胡际权

副 主 编 许 宁 张 华 陈 智

人文丰碑 精神图谱

——写在《永川风华》丛书面世之际

史海钩沉，文苑拾贝。在全区人民阔步迈向“精美城市、渝西高地、幸福永川”之际，《永川风华》丛书犹如十月怀胎，呱呱坠地；又如待客佳酿，芳香扑鼻。至此，渝西文化高地再添精品力作，永川人民有了自己的文化“通史”。可喜可贺，功在当代，泽被后世。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风姿绰约、物华天宝，是为风华。“三河汇碧”的滋养，催生了灿烂的昌州盛景；“三江粮仓”的美誉，印证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三湖时代”的开启，拉开了城市文化的帷幕。永川文化从远古走来，长江文化、巴蜀文化、移民文化的润泽，交流交融，弦歌不绝，生生不息，形成了“亿年恐龙、万年石松、千年古镇、百年茶竹、十年职教”的地域文化特色。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千百年来，历经建县、建市、设区的变迁，勤劳、勇敢、善良的永川人民，用奋斗创造物质财富，用进取营造精神家园，在丰饶大地上镌刻下坚实的文化履迹，用丹心热血铸就一座座人文丰碑。在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永川儿女演绎了精忠报国、追求民主、获取新生、改革开放、走向辉煌的历史传奇，积淀成“海纳百川、崇尚创新、追求卓越”的人文精神。

一册在手，尽览永川风华。这套丛书，既登高望远，又俯首寻珠，分篇章、成体系、抓亮点，再现文化记忆，描绘精神图谱，感受文化脉动，是永川人认同永川、外地人认识永川的一孔天窗，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文化地图”。丛书遵循信、达、雅的编撰原则，囊括人、事、景等文化资源，既有“史”的厚度，又有“面”的广度、“文”的美度，兼具很高的史料价值、

学术价值、艺术价值。既可告慰前人，启迪当代，激励后世；又可存档备查，馈赠宾朋，交流欣赏。

永无止境，川流不息，是为永川。今天，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传承千年文运，再绘风华永川，提升文化软实力，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衷心希望大家学好丛书、用好丛书，使之成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的“案头书”，成为区情地情教育的必备书，成为永川人如数家珍的百宝书，让永川文化大放异彩！让千年古城再展新姿！

是为序。

胡际权

2010年4月

前言

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根据中共重庆市委第十二届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推进永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渝西文化高地的决定》要求和区委书记胡际权同志关于《加强建设渝西文化高地、让“永川文化”大放异彩》的讲话精神，决定编辑出版永川地方特色文化丛书——《永川风华》。

本套丛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全面、客观、真实、系统的原则，结合永川的实际进行编写。旨在传承永川优秀历史文化，介绍永川地域特色文化，彰显永川现代文化，宣传永川改革发展成就，提高永川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推进永川经济和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本套丛书，以永川历史为经线，以永川地域为纬线，以永川特色文化为主线，分为上、中、下3册；列为《永川经纬》《人物春秋》《文物博物》《文坛艺苑》《体坛风采》《教育华章》《民俗风情》《茶风竹韵》《旅游观光》等9篇。纵贯古今，以今为主；挖掘历史，呈现亮点；涵盖全面，突出重点；事以类别，横排纵写；以文为主，随文插图；力求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编写这套丛书，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区委、区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区委书记胡际权同志任主编并为丛书作序。由中共重庆市委永川区委宣传部牵头，区文广新局、档案局、教委、民宗局、旅游局、商委、交通局、文联、文明办等有关部门紧密配合，相关单位大力支持。成立丛书编纂委员会和总编办公室，组织编写人员，实行分工合作，在半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本套丛书的编写任务。

参加丛书编写的人员（以姓氏笔画序）：万六伦、马小林、王昌文、孔秀英、包兴忠、冯泽尧、刘芳、杨蓓、杨静、杨五〇、李云芳、李文秀、李玉文、李治碧、吴治华、邱世才、宋世海、张炯和、张德智、陈平、陈菊、陈远明、林长明、范开利、易祖梁、欧阳作明、罗娟、罗世科、周茜、赵修澄、赵厚庆、赵登强、钟波、敖中信、唐远鹏、黄万宇、章明理、蒋开友、谢斌、蔡友林、廖良臣、谭子富、薛峰。他们在大纲拟定、资料搜集、书稿编写、全书总纂、审校附印等工作中付出了大量心血。

编写这套丛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编写过程中，主要查阅了清代《永川县志》、民国时期有关史料和当代《永川县志》等有关书籍和其他相关资料。采用了卢定国、周兴健、滕前进、赵丰、谢洪卫、魏寿刚、刘洪兵、刘安康等摄影师提供的部分照片，张天彦为本丛书进行装帧设计，重庆华达电子公司华声彩印厂承印。在此，谨向重视丛书编纂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参加编写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相关资料缺乏，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尚有不妥，敬请批评指正。

《永川风华》编纂委员会

2010年4月

目 录

第七篇 民俗风情

民族融合·····	3
宗教信仰·····	12
八景遗址·····	20
地方传说·····	25
民间歌谣·····	47
民间技艺·····	70
地方民俗·····	90
社会新风·····	136

第八篇 茶风竹韵

茶山品茗·····	165
竹海赏竹·····	185

第九篇 旅游观光

旅游景点·····	193
城市景观·····	206
特色餐饮·····	212
酒店宾馆·····	232
购物天地·····	241
地方特产·····	250
交通物流·····	262

第七篇 民俗风情

民族融合

中国有56个民族，民族文化丰富。永川是汉民族集居的地区，但少数民族也达30多个。永川的先民从哪里来，民族是怎样融合的，又是怎样不断发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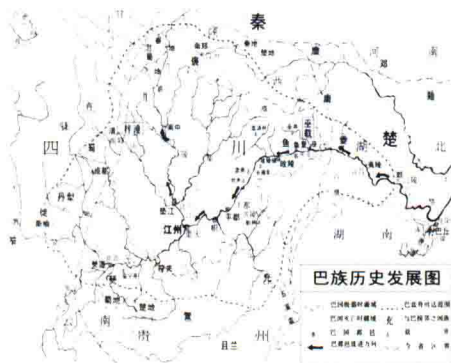
先巴与巴国的民族融合

关于重庆地区的古代历史，除了考古资料可供研究外，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也是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记载主要见于《蜀王本纪》《山海经》《三巴记》《华阳国志》等，基本内容主要是有关于大禹娶妻于涂山和治水的传说，巴人、巴国起源的传说。

有关重庆地区大禹娶妻于涂山和治水的传说，据《蜀王本纪》记载：“（禹）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

《华阳国志》记载：“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地，不及视，三过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这个传说反映出重庆地区是夏王朝的亲族——涂山氏（徐氏）的迁居地之一。但据考古发现，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古人类下颌骨化石和2枚牙齿，专家鉴定为距今201~204万年前的“巫山猿人”，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地球上最远古的原始人类之一。由此可以说，重庆地区人类最远的祖先应是“巫山猿人”。

历史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巴人起源的传说，其最早者数《三海经》中之《海内经》：“西南



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鳌，乘鳌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据史籍《华阳国志》记载：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獯、夷、蜑之蛮”。濮人，是川东土著民族之一，有的世居，有的则是从其他地区迁徙而来，主要在今合川、涪陵一带。賨人，即后世所称板凳蛮，主要在今四川渠县、阆中和重庆云阳、梁平一带。蜑人，主要分布在巴东郡、涪陵郡。苴人，为川东土著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一带。这其中一部分应该说为重庆地区的土著民，在巴族进入川东以前，正是由这些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先民辛勤劳作，创造了原始的而又有一定特色的文化，在学术上称为先巴文化。



巴蔓子坟

巴国在殷代已经见称于世，殷卜辞称为“巴方”。据《辞源》“巴者，古国名，位于四川省东部一带地

方。”川东地区在夏朝(距今4100年~3600年)称“巴方”，在商朝(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西周(公元前11纪中~公元前771年)初

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巴子，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

从目前有考古研究的文献记载来看，巴主要活动在今陕西省东南部的汉水中游到大巴山一带。湖北省的鄂西丘陵以



考古发掘场景

及贵州的黔北山地。到春秋晚期，巴族开始进入重庆和川东地区，原来的土著民大都被征服，成了巴国的臣民，逐渐被同化而统称为巴人。巴族人在土著文明的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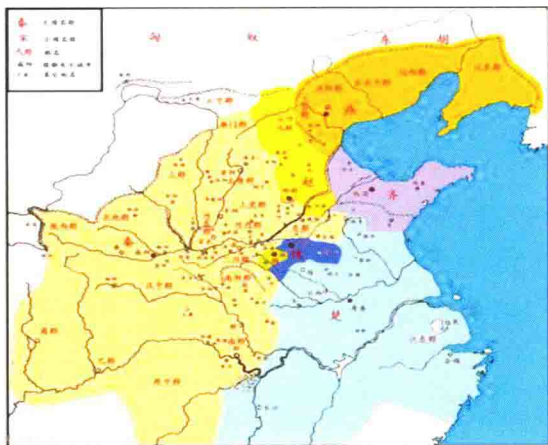


出土文物

基础上，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丰富内涵的巴国文化。从史籍中的记载来看，巴人的原始地在大巴山与巫巴山地一带，就重庆西部地区而言，巴人不是这里的土著民，是巴占领川东时移入的巴人，但可以说重庆西部中先民中有先巴人的后裔。

战国时期，巴国立国于川东，其间五易其都，先后建都江州、垫江、枳、平都、阆中，但以江州时间为最长，以致世称巴子都江州。七国称王，巴亦称王，但由于东面受楚国压力，西面则有巴蜀世代战争，因而政局不稳定。《华阳国志》记载：“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在楚国的军事压力之下，巴国逐渐偏于川东一隅，国力积贫积弱，并经常受到强国的攻击，战国时间，巴国步步败退，五次迁都，巴王室只得最后退保阆中。后来，既没有抵挡住东方楚国的攻势，更没能阻止北方强秦的统一步伐，楚人和秦人入川是历史事实，由秦灭巴国，后设为巴郡。

从上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重庆和川东地区主要是由先巴土著民和巴国人、楚国人、秦国人等，因战争和占领的原因，逐步迁徙融合到一起，从而形成了重庆和川东地区的民族成份，重庆西部地区的永川则留下了这些先人的后裔，先巴文化和巴文



化、楚文化、秦文化相互交汇，便逐步形成并留下了厚重的具有巴渝特色的历史文化。

秦以后移民迁徙与发展

自秦代以来，历史上共经历过七次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可以说重庆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永川历史上来的移民也不少，这对重庆的变迁与永川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一次是“秦代移民入巴蜀”，公元前314年，秦国以张若为蜀守，“移秦民万家实之”。秦灭六国后，秦始皇又迁六国豪富入蜀，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秦国罪人吕不韦等，共约四、五万人。

第二次是“东汉西晋陕甘移民入川”，分别发生在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川，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公元211年，蜀汉开创者刘备带荆州兵万余入川。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秦州大旱，次年今甘肃、陕西境内流民数万家为逃避饥谨入川。

第三次“北宋北民南迁入川”，始于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破京师汴梁，战乱延续到南宋建炎年间，北方居民不断举家南逃，陕、豫、甘等地区难民纷纷迁入川避难。

第四次是“元明南方移民入蜀”，元末红巾军大起义后，全国陷入近20年的战乱。明初四川户口稀少，“人物凋耗”。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为恢复生产开始有组织移民，明中叶以后才告衰竭。史学家考证，经过第一次“湖广填四川”，从1371年开始的22年后，移民规模在30万左右。

第五次是“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经过明末数十年战乱，清初四川人口凋零。清朝于顺治末年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此后出现了持续不断迁居四川的移民浪潮，即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前后延续60余年之久。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

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这次大规模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移民的数量，使四川人口从清初50万人，增到1724年移民浪潮进入尾声的204.66万人。

清代湖广填四川，始发于湖北省麻城的入川的出发地，或在中馆驿（今麻城市城关附近）或在西馆驿（今宋埠镇）。据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及收入该书的《一统路程图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资料梳理出典型的入川路线。



走陆路的路线为：中馆驿—30—西馆驿—40—歧亭（以上在今麻城市）—70—阳逻—100—黄陂（以上在今武汉市）—100—孝感县—40—云梦—40—应城（以上在今孝感市）—100—京山—210—钟祥—120—荆门（以上在今荆门市）—120—当阳—150—宜昌—250—秭归（以上在今宜昌市）—80—巴东（在今鄂西土家族自治州）—160—巫山—120—夔州（今奉节）—140—云阳—140—万县（今万州）—170—梁山—130—大足（以上在今重庆）—60—渠县—110—广安—60—岳池—200—蓬溪—100—射洪—40—潼川—60—建宁—50—中江—100—汉州—50—新都—50—成都（以上在今四川）。计3190里。

走水路的路线为：中馆驿—30—西馆驿—40—歧亭（以上在今麻城市）—70—阳逻，从阳逻溯江而上—60—武昌—150—嘉鱼—325—城陵矶—160—监利—120—石首—180—荊州—120—松滋—270—宜昌—120—秭归—70—巴东（以上在湖北）—160—巫山—120—夔州（今奉节）—320—云阳—120—万县—360—忠州—180—丰都—140—涪陵—130—长寿—200—重庆（以上在今重庆）。计3445里。

第六次是抗战前期疏散入蜀，1937年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相继沦陷，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设立陪都，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移，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据统计，战火中约有700多万人从北方沿海入川。西南各省自1937年10月到1941年大约接收移民1000万人~2000万人。重庆市区人口由1937年的47万，飙升到1946年的125万。



第七次是“三线建设”移民，20世纪60年代，为防止敌人反攻大陆，破坏新兴工业基础。党和政府有计划地向内地实施内迁。当时称之为“三线建设”，主要以军工业、新兴科技为主。迁出地大多是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工业企业，大批技术人员、劳动力及其家属也蜂拥而至，迁入重庆的人口约10多万。

上述这些移民中有的就落户永川。此外，还有近期三峡移民从奉节、巫山等地来到永川，加上永川改革开放和职教事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永川区的民族融合与和谐发展。

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四川省、重庆地区含永川的人口和民族构成进一步多元化和复杂化。由此可见，当代永川人的先辈中，不仅有先巴人、巴人、楚人，蜀人，还有来自北方和东南部诸省的移民，可以说当代永川百万人口多数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先人们的后裔。可见永川是一个移民较多和开发很早的地区，经历过古代和近代的沧桑，出现了现代和当代的崛起。永川是一个民族多元和民族融合的地区，现有的30多个民族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具有永川特色的地域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永川已经成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民族众多，海纳百川、文化多元、繁荣昌盛的既有本土文化特点而又有外来文化影响的城市。